

讀
史
兵
略

通鑑者司馬文正公憂世之作也公以爲助業之政人者時而立言之教在百世因取列史之足勸懲者與一時而學識之士編爲後世法蓋欲使彰往以察來聞一以知二由其道則可以長治久安而人事可以無悔也

國家累葉承熙仁洽寰宇休養孳息而人滿之患起其始涓涓後滔滔蓋浸淫及於各直省賴

天子英武指示機宜

命將出師辟以止辟余以不才適承乏兩楚與巡撫益陽胡公若驂之靳每同承

指授則戰慄悚懼恐或隕越爲人臣羞戎幕偶暇必取通鑑互相解說吾黨材質驚下幸承

天威楚地苟完不可不借古人訓誡以相勉厲而今時之務戎

政尤急因與績學好修之士刪取其資於忠貞而有方略者爲若干卷寘諸座右以時循省又念凡爲人臣孰不當多識前言往行者上而樞密惟清惟寅咨俞都沸弼亮

聖仁請詒以此書且頌之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下而羣公百執事密勿守職罔失典型然嘉謀嘉猷宜入告於

內廷詒以此書且告之曰先民是程大猷是經外而封疆幅員孔修尙思患豫防無四郊多壘之羞詒以此書且期之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秉旄持節任在專征驅其狐狸豺狼而封厥長鯨詒以此書且歌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守土之臣以民爲兵仁而勿酷勿入而後量勿簿書期會之自足詒以此書且勗之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於戲禍亂之生有天有人天降者吾無如何若人謀則不可不慎也司馬公憂在百世而作通鑑余

與中丞同處艱難憂盛危明勿聲幌藻績之相承讀此書且互相警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襄平官文序

天下之治常肇於憂勤而其亂也皆由於逸樂君子就其祿而不憂其職小人溺於俗而不憂其不可常顧屑屑焉上下媮薄幸其苟且安樂以沒其世此召禍之最巨者也然而轉移氣化之柄則賴在上者有以防患於未萌是雖忘寢食以憂之猶懼其罔濟而敢自存幸心乎是故激而爲兵戎禍之燎原者矣或營或競爭踰其則知巧迭構強弱相賊於是敵國外患糾紛侵奪神農軒轅怒然憂之赫然伐之迺得安謐蓋上古聖人憂兵戈之爲害烈也世歷三古弼治以武有周畫井田置六鄉其鄉遂之民皆兵也其六官之長皆帥也其教士也射御其取士也射於澤宮貢於鄉射若有斯須不忘武備者周德不競陵夷至於春秋大小相并弱肉強食孔子憂之作爲春秋垂法來世左氏承聖緒萃諸國寶書以爲之傳權術詭譎靡不畢究後暨漢

唐以逮有宋蹂踐吞并亂靡有屆宋臣司馬溫公憂之輯爲通鑑覽古考新憲章聖學而成敗利鈍之效或哲或謀燁然炳若燿火焉嗚乎蓋君子之憂世如此其深故其紀載如此之詳也林翼遭時多故過蒙

殊恩畀以疆事與使相襄平官公同修兵戎於江漢受任既重深惟負乘之懼顧才不副志略不稱心私竊憂之戎幕相與從容風議者輒及二書因條取其言兵者彙編之以朝夕循覽期牖頑鈍嗚乎監於成憲其罔有愆蓋自憂其德薄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也然而煦嫗覆育滋愆無極闕詐矜力雄桀以爲德母曰胡害其禍將大庶幾覽斯編者憂世風之日下而思整武以豫爲之防以無忤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云爾是書經始於九年二月朔日藏事於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編輯者及門

江甯汪孝廉士鐸分輯者漢陽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張君裕釗獨山孝廉莫君友芝長沙明經丁君取忠長沙布衣張君華理也其宋元明三史亦皆告成將俟續刊之益陽胡林翼撰

讀史兵略

序

讀史兵略目錄

卷一上

左傳

卷一下

左傳

卷二

通鑑 周紀 秦紀

卷三

漢紀

卷四

漢紀

卷五

漢紀

卷六

漢紀

卷七

漢紀

卷八

漢紀

卷九

漢紀

卷十

漢紀

卷十一

漢紀

卷十二

晉紀

卷十三

晉紀

卷十四

晉紀

卷十五

晉紀

卷十六

晉紀

卷十七

晉紀

卷十八

宋紀

卷十九

宋紀

卷二十

齊紀

卷二十一

梁紀

卷二十二

梁紀

卷二十三

梁紀

卷二十四

梁紀

卷二十五

陳紀

卷二十六

隋紀

卷二十七

隋紀

卷二十八

唐紀

卷二十九

言
唐紀

卷三十

唐紀

卷三十一

唐紀

卷三十二

唐紀

卷三十三

唐紀

卷三十四

唐紀

卷三十五

唐紀

卷三十六

唐紀

卷三十七

唐紀

卷三十八

唐紀

卷三十九

唐紀

卷四十

唐紀

卷四十一

唐紀

卷四十二

唐紀

卷四十三

後梁紀

卷四十四

後唐紀

卷四十五

後晉紀

卷四十六

後漢紀

後周紀

讀史兵略目錄終

讀史兵略卷之一上

益陽胡林翼纂

春秋左氏傳

魯隱公五年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
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牧衛邑今河南衛輝府汲縣
制鄭邑今開封府汜水縣燕
謂南燕今衛
輝府延津縣

九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
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

前遇覆者奔視邶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在北戎

之北者今山西陽城垣曲二縣界傳文多從列國記纂之詞故曰北戎

十年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

鄭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

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杜今陳畱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按戴國今河南衛輝府考城縣

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

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

棘以逐之杜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杜遠道方九軌也秋七月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螫弧以

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螫弧登周墜而呼曰君登

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按邾經作時來音之緩急也杜註榮陽縣東有蒗城以蒗為邾音近也

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東許國今河南許州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

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

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杜息國汝南新息縣今河南光州息縣

魯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

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故難聞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

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

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

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

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
 不知其可也公曰吾姓姓肥腩柔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腩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
 蠹也謂其備腩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柔豐盛謂其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慰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
 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
 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杜隨國今義陽隨縣按今湖北德安

府隨州瑕近隨州地疑在今安陸府京山縣之漢澁漢瑕聲近

八年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費不可失也

杜豐陸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令使楚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
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
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
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
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
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
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杜注沈鹿楚地疑河
南汝南府汝陽縣之

沈亭黃國今河南光州漢淮閒疑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境在隨西北速杞卽其地名也

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
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
楚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
貜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

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皆潰杜注

在巴郡江州縣今四川重慶府巴縣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鄧據水經注在鄧南沔水之北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鄧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

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鄧鄧有虞心而恃

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

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

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

卒盟而還杜注貳軫二國貳國今湖北德安府應山縣軫國今

城蒲騷鄧邑紆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雲杜縣東南有鄧

陽縣東南湖陽城按鄧即潁今湖北德安府蒲騷今應城縣北

紆國今湖北鄧陽府西北州國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蓼國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鄧今湖北安陸府境

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
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
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
巡數之杜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
後徙南郡枝江縣按彭水即今湖北鄖陽府房縣城北之
筑水東入沔者羅國始在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羅川城後
徙荊州府枝江縣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乃羅汭地以羅水而名
非國名也

十三年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
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
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
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
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

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今德安府隨州東北卽厲山氏之厲古讀厲如賴也又云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今在宜城縣西南水經注謂之淇水盧戎杜云南蠻按釋文云本或作盧今襄陽府襄陽縣漢中盧縣也治父城在江陵東南荒谷又在治父西南

十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奚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奚公山

魯莊公四年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荆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

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
福也王遂行卒于楸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筵營
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
而還濟漢而後發喪楸木山在今安陸府鍾祥縣東杜云漢水
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漢水在今隨州西
北南入漢水汭杜云汭內也
謂漢西今鍾祥縣西境也

八年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
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
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邾卽成今
府甯陽縣東
北九十里

九年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注時水在樂安界歧
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在今山東青州
府臨淄縣境

十年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長勺杜注魯地按定四年殷民六族有長勺氏疑近魯郊大聚落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

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郎城今山東濟甯州魚臺縣東北

今兗州府滋陽縣地

十一年

夏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

敗諸鄆

杜注鄆魯地疑在今兗州府嶧縣界

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縶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

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

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鬬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

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權國杜云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今安陸府鍾祥縣西南也杜云南郡編縣

東南有那口城今荆門州中國杜云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漏水杜云在南郡華容縣按此夏水支津也首受夏水

南入于江在今荆州府江陵縣東南

十九年

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鬬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

于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鬬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

而葬于經皇

津杜引或云江陵縣有津鄉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部都縣東南有湫城則在今宜城縣界也夕室杜云楚葬地經皇冢前闕

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

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餒

晉今河南陝州府翼城縣號

二十八年

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杜桔柣鄭遠郊之門也

子元圍御彊闢梧耿之不比為旆圍班王孫游王

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

杜純門鄭外郭門也縣門不發達市郭內道上市

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

杜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聞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

子元畏之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謀告曰楚將有

鳥乃止

杜注許昌東北有桐邱城今河南陳州府扶溝縣西二十里

魯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訓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狄赤翟也今山西潞安府地邢杜註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

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

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

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

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

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

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

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

之又敗諸河按此時衛在河北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熒澤杜註云當在河北疑河南熒澤之熒從熒河北之熒從

水說文焚絕小水也水經注沁水篇有絕水云絕水會涇水亂
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則焚澤宜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
東南又敗諸河則衛已退而東至滑滑開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
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
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
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
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東山臯落氏杜云赤狄別種也
沁源澤州沁水之淵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
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強兵必先理財也
魯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人自顛軫伐鄆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按虞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在晉西南虢又在虞西南屈產水卽龍泉水今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垂棘壁名如龍輔之例冀國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東北顛軫坂名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鄆虞邑今平陸縣東下陽虢邑亦在平陸

四年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杜楚不服
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杜完請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
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按齊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蔡今河南汝甯府上蔡
縣楚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北海齊東北境今青州府濰光縣
萊州府昌邑縣地所謂東至于海也南海楚境未及此極形其
際隔爾古黃河在東昌館陶間齊西境穆陵關在今青州府臨
朐縣東南大嶧山上無棣在今直隸天津府慶雲縣陘今河南

許州鄆城縣召陵在其縣東四十五里方畝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南漢水自襄鄆至漢陽俱貫楚境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杜註東夷鄭莒徐夷按言由今江蘇徐州府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莒州而至青州也

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

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
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寶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
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
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
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
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晨龍尾伏辰杜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日均服振振取虢之
旂杜戎事上鵠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杜鵠
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其九月十月
之交乎杜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策杜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鵠火中必是時也疏鵠火正今十

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

鵠火中必是時也疏鵠火正今十

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送裝虞滅之

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

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晉南與虢鄰西南與

喻虞虞仲後虢虢仲後也漢志三執法推此夏正十月朔其夜

月之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亥夜半至丙子平旦

日在尾月在天策鶉火之次尾星伏

于日躔之辰也上陽今河南陝州

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

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

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

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

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冠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餽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

原晉戎馬還渚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杜註河外河南也東盡虢境南至華陰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解梁杜云在河東解縣今在蒲州府臨晉縣也五城所可知者焦瑕餘不可考韓今同州府韓城縣韓原在其縣西南涉河洛水也非大河之河

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蠹螫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須句今山東一年公伐邾取須句在二十二年升陘疑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南鄒縣北界魚門邾城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裔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南歸德府柘城縣西
疑渙水之支流也

泓杜註水
名在今河

二十五年 秦伯帥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

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

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

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

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

逆王河上今同州府大荔縣界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清源縣東南溫今懷慶府溫縣

秋秦晉伐都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

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杜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

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

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

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

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

于南郡都縣按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西南即都國亦即商密其西即析所謂白羽也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

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

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

二十八年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與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柏而出

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

施也魏犢顓頊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焚僖負羈氏魏犢傷

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

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顓

顏以徇于師立舟之僞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
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
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
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
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
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
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
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
杜鄆 鄆陵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
險田名 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

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豎其腦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
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
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
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鞅鞅杜五萬二千五百人
在腹曰鞅在後曰鞅在背曰鞞在胸曰鞅
幹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
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
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

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
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曹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宋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秦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有莘之虛在曹縣殺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城濮今山東濮州南七十里衡雍杜注在滎陽卷縣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西北踐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西北也

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
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寔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按曲沃今山西絳州聞喜縣絳晉都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秦在晉西故曰西師二嶠今河南府永甯縣北陵曰東嶠南陵曰西嶠道狹厄漢建安中魏武以其險阻別開北山高道北周時復用南道隋大業中別開峻冊道即今自永甯東北迤入澠池者是也

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

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車竭矣
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
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
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
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
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
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
姜戎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
墨按此時周都王城在洛陽西卽周公所營洛邑也清今河南
府偃師縣南去鄭五百餘里原圃在鄭東今開封府中牟縣
魯文公二年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
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穀也
晉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
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
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之暉曰
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
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
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于
是乎君子杜註彭衙在馮翊郿陽縣西北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
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按秦伯濟河自蒲津濟鄉縣東南郊城疑在蒲州府永濟縣南茅津杜云在河東大陽縣西今山西解州平陸縣西南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

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
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
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
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
焉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堇陰杜云晉地當在今蒲州
五里皆在河東刳首在河西秦
地也在今同州府郃陽縣南

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
于錫穴按今興安府白河縣卽錫穴麇國都
也防渚今鄖陽府房縣在麇之東

十二年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
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

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
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
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
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
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
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
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憊也明日
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
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
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杜註羈馬晉
邑今同州府

郃陽縣東取在蒲州府臨晉縣西河曲臨晉西郃陽東也

十三年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杜註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

關今河南陝州靈寶以西至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皆山寨也

十六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邲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紛冒所以服陘隰

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伋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時按楚都荊州府江陵縣阜山在今鄖陽府房縣南百五十里大林在今荊門州西北陽耶營枝皆在安陸府鍾祥縣庸今鄖陽府竹山縣廢今陝西興安府白河縣百溪疑今四川保甯府東綏定府西選今荊州府枝江縣界申息皆楚北境息今河南光州息縣句渰今襄陽府均州西方城庸地今竹山東五十里非楚之方城也陞隰荊州府山地裨儵皆今鄖陽府竹溪縣地魚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臨品亦在均州石溪伋皆在均州西南

魯宣公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滅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人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書十日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

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

孰大焉

按大棘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也

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

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

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

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薦賈爲工正譖

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

之族圖伯嬴于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

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澨

伯勞射王汰斬及鼓跗著于丁甯

杜軻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甯鉦也

又射汰

輶以貫笠鼓

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師懼退王使巡師依穀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鼓

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

之遂滅若敖氏

按豫陽烝野俱在江陵漳滏在荊門州當陽縣漳水之滏也阜許今荊州枝江縣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

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

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

杜陸方九軌曰達

鄭伯肉袒牽

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

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

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

改事君夷于九縣

杜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鄆傳五年滅弦十二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闕君之惠

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闕君之惠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

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勢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蔣

杜在車之右者以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爲宿備

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

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中權後勁杜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

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杜物猶類能用典矣其君之

殷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也杜物猶類能用典矣其君之

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

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

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也義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間敵疆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

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

賊囚執事順成爲賊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旋于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莠子以偏師陷于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閒鄭皇戌使
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弇子曰敗楚服
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監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
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
有一卒卒偏之兩杜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舊偏法復以二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杜每
十五人爲之副

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昏黃爲止內官序當其夜以待
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
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
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
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
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
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
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
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
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

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
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微警也莧子不
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
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
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
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
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乘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
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
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
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

賁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拘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憖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憖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

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
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
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
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
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
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釋
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
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
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
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按鄭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沈杜云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按晉固始今陳州府沈邱縣非光州固始也榮澤今開封府之縣董
澤今絳州聞喜東北唐今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九十里時大
河北行鄉在河之東南晉師出山至河內因渡河至今何陰敖
鄆山開二山在今榮澤縣西北也楚師亦西北至今鄭州之管
遂敗晉師于鄭州東之邨乃北行至今原
武西北之衡雍其地古亦在河東南也

冬楚子伐蕭朱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
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

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

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晉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蕭今江蘇徐州府蕭縣

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

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顓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是疾病則

曰必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墮而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

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輔氏今陝西同州府朝邑

縣西北杜云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今絳州稷山縣徃近朝邑

魯成公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

杜云龍在泰山博縣

西南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也巢邱疑在肥城縣界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變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

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郈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邲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郈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

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
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
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
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
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爲右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
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
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

之石窮按新築今直隸廣平府威縣南華今山東東昌府莘縣

其縣東北華泉即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鞍及華不注山皆在

窮杜以爲齊北盧縣東地名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南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

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

也書何力之有焉

六年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

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還戰也戰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
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
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
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爲大政將酌于
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
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
主也三卿爲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府確山縣西
南三十五里

按繞角今汝州魯山
縣東南桑隧今汝甯

七年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
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

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于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
分其室子重取于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
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牀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
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
一焉杜司馬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與
五乘爲大偏蓋雷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
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
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于重于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
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按申在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
里呂在其西三十里皆古國也
爲楚赴中國要道吳在今江蘇蘇州府吳縣巢今安徽廬州府
巢縣徐今安徽泗州北八十里州來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

馬陵今大名府東南十五里

九年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

莒戊申楚人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

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

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

備之不可以已也

按陳在今河南陳州府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渠邱必莒州西南地鄆東鄆今沂州府沂

水縣東南非鄆城縣也

十六年 晉侯將伐鄆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若唯鄆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必伐鄆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曼佐之卻錡將上軍荀

假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御犂如衛遂如齊
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
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
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
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
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
民而外絕其好濱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
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姚句耳先歸子驪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

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
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
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杜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杜在僖三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
宣十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
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
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
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杜疏行首者當
爲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
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開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讎合而加讎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

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
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
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
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熒之黨
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
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欒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
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
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韁之
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冑承命曰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開蒙甲冑不敢拜命敢

告不甯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
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芾翰胡曰謀輅之
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
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
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鍼見子
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卑整曰又何如臣對曰
好以暇今兩國治戒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

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失子嘗與吾
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
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
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
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
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
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
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
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徙者君不在于無以爲
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徙者而亦聞之矣盍
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

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鄆陵今開封府之縣
瑕今許州襄城縣地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林姜即穆姜杜復欲

使公逐季孟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

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

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

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

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按督揚杜云鄭東地
疑林鄭凡陽亭之閒

制田杜云榮陽宛陵縣東有制澤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鳴鹿

杜云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十三里潁

上非潁上縣
今許州南也

讀史兵略卷之一下

一益陽胡林翼纂

春秋左氏傳

魯襄公元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郛以待晉師杜濟魯曹邾杞

晉師自郛以郛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

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黽鄭子然侵宋取犬邱杜云洧水出密縣東南至

長平入潁按今開封府密縣南馬嶺山洧所出也東流合潁水

即漆水也為雙泊河至新鄭北鄭國都也古洧水貫鄭都中而

東鄭杜云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歸德府柘城縣西也焦夷疑

為焦城據水經注在今新鄭縣東城在今大名府開州北七里

蓋已濟河南矣呂城在今徐州府銅山縣北畱城在徐州府

沛縣東南犬邱杜云譙國鄆縣東北有大邱城疑汙迺按今歸

德府永城地也時東諸侯之師已侵焦陳

故鄭得攻其地也必救以自解非迂迴也

二年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

曰善鄧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

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

寡君賴之

虎牢今開封府汜水縣晉所取鄭邑也滕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薛在滕縣東南四十四里鄆在滕縣東即小邾也屯兵記水則越蔡陽即至新鄭故云逼鄭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

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鄧

鄧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杜云鳩茲在丹陽蕪湖縣

東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衡山今江蘇江甯府溧水縣北非烏程縣南也
或云在安徽廬州府無爲州侯考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
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
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
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
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干無所逃罪不能用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
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
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曲梁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之雞澤

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尤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
澆于過后杼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
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
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
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
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
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
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無終山戎國今直隸遵化州王
田縣西有古無終城有窮國名
在今安撫六安州英山縣其國門謂之窮門鉏在今河南衛輝
府滑縣卽宋城鉏地寒國名在今山東萊州府濰縣西南三十

里有鬲氏國名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北一里斟灌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北四十里斟尋國在今濰縣西南五十里過戈二國名今萊州府治北有過鄉

戈在宋鄭之間疑在今河南開封府境內

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

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杜堞女牆也堙

土山及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

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梁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

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

辰而滅之遷萊于鄆高厚崔杼定其田按萊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東陽疑在其西漢之

陽樂陽石縣地臨胸東之東陽不能偏萊也棠鄉在平度州東南于萊為南也

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偃

士匄門于鄆門杜鄆城門也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

師之梁杜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
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告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
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
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
亥同盟于戲鄭服也按鄭門鄭東門師之梁鄭西門前水上汜
汜戲卽汜水縣南四十里之存戲山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

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

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按洧水合潯後東流有梁曰陰阪其東爲參辰

口卽陰口也鄭西郊地晉師從虎牢來故在西

十年 夏四月戊午會于柵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

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

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

門發

杜縣門蓋城門之捍發之以絕出入此偃陽人發縣門以開攻門之士

鄆人紇挾之以出門

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

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王人縣布堇父登之

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

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匄請于荀偃曰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閒曰女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率

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

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

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白

會也

按相卽今沭河也沭聲近在今徐州府宿遷縣偃陽杜云今彭城傳陽縣按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

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

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

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

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

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邱

襄牛今歸德府睢州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

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

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

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樂厲欲伐鄭師荀釐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按梧制皆鄭舊地梧在今榮陽縣制在今汜水縣陽陵在今許州東北潁水出登封縣陽乾山東流經密縣長葛項城至潁上入淮十一年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釐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瑱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

溫年母壅利母保姦母畱恩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

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

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按舊許許舊都後房鄭今許州

也北林在今中牟縣向今洧川縣西南瑣今新鄭縣北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

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

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按輔氏今陝西同州府朝邑西北從此渡河櫟疑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

即永樂淵也永樂疑離合櫟字名之

十三年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

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

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

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按庸浦或云今無爲州南江上之浦

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
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蟻見衛北
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
馬子蟻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
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黼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
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
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
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按涇水出今
牛涼至高陵

西南入渭晉師不得至此疑涇爲洛之訛清洛在今同州府太荔縣西舊說棧林在今華州北正渡洛而西地也

十六年 夏六月次于棧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樂驥

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按棧林函氏杜云皆許地或云皆在

今葉縣揚梁在歸德府商邱東南三十里有揚亭湛水出葉縣蒲城山湛阪職處疑在今襄城方城山在葉縣南裕州北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邾叔紇臧疇臧賈

帥甲三百皆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

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

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按桃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防此臧氏邑東防

也在沂州府費縣陽關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旅松疑亦在費縣界

十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

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
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
曰齊瓊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
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
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
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
濟北盧縣東
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
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
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
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
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局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晉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杜雍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

于門中孟莊子斬其狗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

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邱池之竹木

杜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

壬寅

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杜齊西門

州綽門于東閭

杜齊東門

左驂迫

還于門中以枚數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

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

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

沂

杜註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今山西太原府徐溝縣南魯濟魯西之濟今汶上東阿地洩水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原山

東南至溫縣入河梁莫大于洩梁溫縣地也平陰今泰安府肥城縣

陰縣東北三十五里巫山杜云在盧縣東北今泰安府肥城縣

北二十九里京茲在平陰東南郭在平陰西盧今長清縣西南

二十五里郵棠今萊州府即墨縣南八十里濰水出蒙陰經蘭山邨

屋山經諸城高密安邱濰縣昌邑入海沂水出蒙陰經蘭山邨

城入江南界非魯沂也故杜云濰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入

海沂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

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
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
爲自邈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
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
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
無辱于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
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杜將涉潁
故于水邊
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
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
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
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杜云襄城東北有汾郛城今襄城東北魚陵魚齒山下今汝州東南五十里卽

杜所云南陽縣北也上棘今禹州南潁水支流所經然水出滎陽南三十五里北入京水胥靡獻于皆在偃師雍梁今禹州梅山今鄭州西南三十里龜牛今封郛北二里純門鄭西郭門也滎水在魚齒山南出魯山東至襄城入汝故云涉也

二十三年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

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

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

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

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

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

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惟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樂王黼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黼使宣子墨綬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驟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

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杜先驅申驅成秩

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杜申驅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杜公

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杜貳廣啓牢成御襄罷

師狼遽疏爲右杜左翼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杜右翼大

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冠崔姬爲右杜大燭庸之越駟乘自衛

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

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
君子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
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郛邵封少水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按朝歌
今衛輝
府淇縣孟門卽大行之陘口大行在今懷慶府北東接衛輝府
輝縣界北接山西澤州府界熒庭近熒澤縣今澤州府界郛邵
今絳州垣曲縣少水卽滄水一出翼城縣烏嶺山一出絳縣東
北大交鎮俱西流過曲沃入絳州南之王澤入汾水東陽今山
東東昌府恩縣
西北六十里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
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

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按且于壽舒皆在今青州府安邱縣蒲侯氏疑莒州北萊洛名

二十四年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蹀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邵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

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

也

按東門鄭渠門棘澤在今開封府洧川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筮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蘧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按舒鳩羣舒之一今安嶽盛州府舒城縣南荒浦疑舒城西今安慶府桐城縣東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

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

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聚以待于朝
子展執繁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
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彊曰久將壅隘隘乃
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戰則進奔
則亦視之乃可以克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
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
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拔離城疑今相城北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
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

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按巢即居巢今廬州府巢縣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

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

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按戚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茅氏在戚東鄙圍今開

東州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

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

按今安徽潁州府霍邱縣西南八里有雩婁城城麇鄭邑未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

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

也夫小人之性斃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

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

許靈公

按南里疑在新鄭南樂氏洧水津名師之梁鄭西門也杜云于汜城下涉汝水南歸汜城在汝水西疑涉澠水

南歸爾在今許州襄城縣西南

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邛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

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

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

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

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

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杜云廩邛東郡廩邛縣故

城是按在今曹州府范縣東南羊角城在其南高魚城在其東北取邑于宋必西南近漢乘氏地也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

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

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杜周密也

魯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杜崇

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苟吳之嬖人不

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

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按太原今太原

府一曰無終不待至太原太原雅訓大鹵今道化州西南戈壁也

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蕩

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

吳師出蕩啓驅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

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馭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

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

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擊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十人使臣獲戮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蒧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蒧啓驅待命于雩婁禮也

按棘在今永城西南襟在今汝甯府新蔡縣北麻今徐州

府陽山縣皆楚東鄒邑夏洎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漢口以西繁揚卽新蔡地積今潁州府在邳縣越在今浙江紹興府山陰

縣鵝尾渚在今鹽州府舒城縣羅納萊山南故汝清皆在霍耶
巢縣之開巢為巢縣雲岷為霍耶西南皆吳楚之界上地砥箕
山亦在巢縣界或云羅納在羅山萊山在光山鵝岸為銅陵繁
昌江中者與當日師行不相應杜云羅木疑人巢湖之水名也
六年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蕞洩伐徐

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
其師于房鍾獲宮殿尹乘疾子蕩歸罪于蕞洩而殺之按豫章在江北

淮南今安徽六安州及壽州等界乾谿今安徽
穎州府亳州東南房鍾今穎州府蒙城縣地

十二年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

壬午滅肥以肥子絳皋歸杜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
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肥白狄也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縣城按鮮虞國今直隸正
定府新樂縣昔陽乃鼓國都今正定府晉州在鮮虞東南與山
西樂平者無涉註誤肥國今正定府藁城縣之肥縣城在下曲
陽西鮮虞南中隔滹沱河晉滅肥不必由鮮虞猶滅下陽不必
由虞兩假道
同一術也

十三年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

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時晉師悉在平耶著

雍疑今衛輝府滑縣之雍榆城在平耶之北也中人城今保定府唐縣西北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耶且撫其民杜云上國

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

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杜兵在國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

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按宗耶疑今荆門州當陽縣界召陵今河南許州鄆城縣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

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

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

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
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
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
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
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
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戮一人以鼓子載鞮歸杜曰鼓白狄之別巨鹿下曲陽縣有鼓聚今正定府晉州謂昔陽者鼓之都也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宏謂劉子
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
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
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
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

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杜云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按雒水今作洛

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山在縣西南棘津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北甘鹿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甘城之麓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

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

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

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

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長岸今太平和州江中東西梁山也按吳楚之爭出淮者多出江者

少出大江兩岸榛莽未闢猶唐宋人之言辰沅也故風氣日開人煙日眾天下無險阻矣

十九年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杜云濮南夷按宜爲西南夷今四川綏定府西保甯府東地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

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

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城父今汝州寶豐縣利口覆邦與晉二五籌邊詞意相似故君

子必在知言知人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

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

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

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

入紀杜云東有賴檢縣東北有紀城按賴檢今江蘇海州縣名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

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

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冠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
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按州來今安徽鳳陽府
鳳台縣西北淮水北也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軀華多僚華登軀爲少司馬多僚

爲御士與軀相惡乃譖諸公曰軀將納亡人

杜亡人
華亥等

亟言之公

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杜司馬謂費遂爲大
司馬良子謂華登

死亡有命吾不

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

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

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

與公謀逐華軀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

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

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

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

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自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

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憊華輕樂諸橫華氏居

盧門以南里叛

杜盧門宋東城南門

六月庚午宋城舊郛及桑林之門而

守之

杜舊郛故城也桑林城門名杜云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廚人濮曰軍志有

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

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

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

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

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

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

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杜新里華

氏所取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

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

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邱鄭翩願為鶴其御願

為鵠杜鄭翩華氏黨子祿御公子城莊莖為右干犂御呂封人

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

關矣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

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笈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

軫又射之死于犂請一矢城曰余言女于君對曰不死伍乘軍

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

聞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龜曰吾為欒氏矣龜曰子無我

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龜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食于雒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楚越帥師將逆華氏
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
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云梁國睢陽縣東有鴻
山亭今歸德府商邱縣界

縣北

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

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

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

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莒于是乎大惡其君

按莒今沂州府莒
州壽餘在其縣西

北或云
在安邱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

使師僞釋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焉

鞮歸使涉佗守之

杜云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昔陽
故肥子所都按今正定廣平間也昔陽乃鼓

子所都杜
云肥子誤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

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耶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

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

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按魯武城今沂

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所謂南武城也翼在其東離姑在其西邾又在其西山冠石山以西諸山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

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眾而皆小國

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嚮壯而頑顧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

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馭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按鍾離今鳳陽府鳳陽縣沈今汝甯府汝陽縣頓今陳州府商水縣雞父今光州固始縣東南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

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
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
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按豫章之洧淮水曲也今鳳陽府壽州地越從海入淮以至此
非今之江西省也圍陽在巢縣南郢楚都今荊州府江陵縣
二十六年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
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
洧聲子射之中楯瓦杜瓦楯脊繇胸汰輅杜入楯瓦也入者三寸杜入楯瓦也
輅繇過也汰矢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醜戾也而助
激也矢鏃也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
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洧叱之洧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自晉黃鬚眉甚曰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

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

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

乘于他車以歸杜鑿一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按成今充

縣北九十里七年以與祀今復爲孟氏邑杜云淄水出泰山梁

父縣西北入汶按此非淄淄之淄乃出今泰安府泰安縣泉河

集者俗名濁河在甯陽北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

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

然工尹麋帥帥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杜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與吳師遇于窮令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

師不能退潛杜云蘆江六縣西南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

在沙汭西楚舟師皆在淮沙汭

沙水之汭今鳳陽府懷遠地

三十年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按鍾吾今

徐州府宿遷縣銅嶠山下杜註夷爲城父今潁州府亳州城父村也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于南岡而還吳師闔弦左司馬戌右司馬檜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川子胥之謀也

六按卽今六安州南岡疑在今安慶府潛

山縣北強今光州光山縣豫章光
州東鳳陽西江以北淮以南地

魯定公二年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

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

楚公子繁

桐杜云盧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安慶府桐城縣北見舟于豫章在其西潛師于巢襲其東也

四年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

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

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杜三者漢東之隘道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

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

杜城口三隘道之總名

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

杜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

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

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

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

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

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

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

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

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雖鍼尹固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杜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

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

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

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

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

蘇而從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

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

蛇以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
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
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
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
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沈今汝
陽縣蔡在江北淮內宜在鳳陽府壽州北今西肥河口吳步兵
由豫章而西至今湖北黃州府蘄水羅田麻城一帶方城外今
河南南陽府裕州葉縣界在淮北大隧即黃峴關今名九里關
在汝南府信陽州南九十里直轄即武陽關今名大寨嶺在州
東南百五十里冥阨即平靖關今名行者阪在州東南九十里
在淮南小別大別既在漢東當在柏舉之南今應山東南黃安
縣界柏舉今麻城縣地清發水名今德安府安陸縣西潁水也
潁水也潁水也潁水也潁水也潁水也潁水也潁水也潁水也
縣東南至枝江入江今沮水也自荆門州遠安縣東南流入荆
門州當陽縣南合潁水沮水也自荆門州遠安縣東南流入荆
云涉沮水入于雲中則又濟沮而東又濟江而光州息縣又
聞鄖即潁非楚西鄖陽之鄖鄖爲國此爲邑故曰鄖公宜在德

安府雲夢縣境故北卽
奔隨若郢則去隨遠矣

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
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
王于沂吳人獲蘧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
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
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
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闔與罷
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城從其母于吳不待而
歸葉公終不正視按秦師蓋出藍田武關稷今南陽府桐柏縣
地沂宜在桐相西南唐縣堂谿今汝南府西平界麋今湖
南岳州府巴陵縣公圻之谿巴陵東地

六年 吳大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

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

可爲矣于是乎遷郢于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繁陽今潁州府阜陽縣之

明陽地郡今襄陽府宜城縣

七年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

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

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

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邨子鉏擊之與

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

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按陽州今

秦安府東平州西北顏高弓六鈞百八十斤以漢志推周時斤兩則百八十斤爲二千八百八十兩重六百九十一萬二千黍

較以今稱爲六十
九斤零仍屬常弓

公侵齊攻廩丘之邾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
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
僞頭虎曰盡客氣也

九年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晷
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
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
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
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
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

齊師敗之齊侯致禚趙杏于衛齊侯賞犁彌趙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趙轅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夷儀今東縣西有夷儀城五氏即寒氏疑在廣平府邯鄲縣中牟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五十里非開封府之中牟杜疑之是也禚彌杏三邑皆齊西邑今曹州府觀城縣城朝城之界

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熠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

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

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

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

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

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今曹州府鉅野縣地時在

河之東南河內注以爲汲郡今衛輝府汲縣時在河西絳晉都即平陽府翼城縣

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楊李句踐患吳之整也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

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

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
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槁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
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
報越檇李今浙江嘉興府
秀水縣陘今作涇

魯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杜栽設板築爲
圍壘周匝去蔡

城一廣丈高倍杜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
杜夫猶兵也壘米成

蔡如子西之索杜子西本計爲壘
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

之閒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
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官室不觀舟
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

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于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遠城可為國監

二年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

南必至焉使太子纁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

居之按晉兵必自中牟來自北趨戚時衛都帝邱今開州也戚在其西禹河又在其西戚濱河東岸故曰右河而南師蓋

已渡河矣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旅與罕駟兵車先陳杜旆先驅

車也以先驅車為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士以兵車以示眾

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
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
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
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綏以戮桐棺三寸不設
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
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
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
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
蒯賁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

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
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
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
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
曰可矣傅佗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
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
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皆攻鄭師取蠶旗于子姚
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
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
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按時齊鄭輸
栗于范氏蓋

自齊西至朝歌也道必經成鐵不在成東
漢大河西皆在今開州界之朝歌要道也

三年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

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按邯鄲今直隸廣平府屬縣在朝歌東北

四年 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承音憇蓋楚言公

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

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

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吁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

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綰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杜一昔一夜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

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

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

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

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按夷虎疑東夷近楚者負函在新蔡縣贈闕在葉縣北沂江人郢吳舊由淮伐楚也梁霍皆今河南汝州梁在西霍在西南蠻氏又在西南陰地杜云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則今嵩縣以西地也析今南陽府淅川廳杜云析南有豐鄉亦浙川地也据杜註倉野在今商州東少習卽武關在州之龍駒陝西商州雒南縣也山在今商州東少習卽武關在州之龍駒案東九州戎卽陰地陸渾諸戎三戶今浙川西南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

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
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
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
舍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皆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
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
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
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
盟于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
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
之吳子從之塗山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杜云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今山東濟甯州金鄉縣疑此乃故國邾境未必及此茅蓋鄆縣北小邑也繹山在鄆縣東南二十里負瑕杜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邱城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皆山東兗州府縣也

八年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郇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

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

止吳人盟而還武城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在其西

疑今費縣之平邑集庚宗今泗水縣東泗上洙泗交處在曲阜

東北十七里其道由東而西南折而北又折而西又折而東北

又向西北乃向西此子洙故道之如此也稷萊皆魯門名

九年秋吳城邳溝通江淮杜于邳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

廣陵邳江是按溝起歐陽蓋從今揚州府儀徵縣南東北至袁浦河也

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弑悼公赴

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

敗之吳師乃還鄆齊南鄙地未詳吳蓋木陸並進也

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

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

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

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

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瑾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杜云濟北盧縣東有清亭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東黨氏溝魯國中地名雩門南城門樓曲郊外地名泗在魯城北齊自長清而南歷平陰南陽而至國魯不禦諸境外而令其至城下非謀也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

子陽與閭邱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
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公孫揮命其
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使問弦多
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
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
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
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真之新篋製之以元纁
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博今秦
安府秦

安縣東南
北艾陵在秦安縣南

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道

杜陵

也時無餘謳陽自南

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

姑蔑今浙江衢
州府龍游縣

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

右句卒

杜句卒鉤伍相
著別爲左右屯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杜左
右句

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
軍故得勝也笠澤今松江此指蘇州府東南地

二十七年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邨鄭駟宏請救于齊齊

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

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畱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桐邱今陳州府扶溝縣西面舒今秦安府東所言別濮水也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